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一

南史七十二

烈女

宋南平王鑠江妃　晉陵公主

垣曇深妻鄭氏　許元妻徐氏

鮮于氏　蕭矯妻羊氏

孫棘妻許氏　羊女佩任
吳康之妻趙氏　蔣雋之妻黃氏
蕭稜妻江氏　吳翼之母丁氏
陳氏女 二妹　王氏女
屠氏女　秉公濟妻姚氏
范法恂褚氏　宛陵女子
衛敬瑜妻王氏　張女楚媛 改入
張彪妻楊氏　杜龕妻王氏

江氏宋南平王鑠妃前廢帝景和末名諸王妃及妃入宮命左右于前逼污之獨妃不受命乃謂之曰若不從當殺汝子妃堅不從遂遣使往妃第殺其三子敬猷敬深敬先鞭妃一百其夕狂主亦殞非命

或曰子改江妃于烈女傳何也渠未死予曰死志以鞭代刎與縊以子代軀不烈妃誰烈漢湖陽公主生屛風後聽宋弘酬對雖未知再醮它氏與否即謂二天可也志移妃一身白而三子血雖未知因痛致殞

與否即謂烈女可也志定噫何必死

晉陵公主劉氏見謝弘微傳

顔氏家訓曰謝氏梁鄱陽王世子嗣妃父遵當侯景之亂妃主姬妾鮮能潔廢獨妃登屋詬怒為賊射殞

垣曇深妻鄭氏見曇深傳

徐元妻許氏河南新蔡人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家許自經氣絶家人奔赴良乆乃蘇買乃夜送還

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終身元嘉中八十餘卒

鮮于氏名文英漁陽人適荀門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亡晝夜哭遂喪明文英弟文宗亦孝七歲父亡亡以種芋時至明年芋時輒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蕭矯妻羊氏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禕于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而父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可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愈

孫棘妻許氏見棘傳

羊緝之女佩任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亡鄉里號曰女表

吳康之妻趙氏吳興人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告乞

南齊書告乞作自賣

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

蔣儁之妻黃氏義興人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赴水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

蕭矯妻江才君 見蕭譊傳

吳翼之母丁氏會稽永興人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飴里中饑者鄰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之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隂為買棺自往斂瘞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皆饑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

僑家露四喪無以塟丁為辨冢槨有三調不登者代為輸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

陳氏會稽人家寒止生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于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塟為菴舍居墓側

王氏女永興人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哞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稱孝感

屠氏女諸暨人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居苧蘿晝採樵夜紡績以養父母後俱卒親營壙塋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魃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試療之病便

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疾疾無不愈家産日益鄉里多欲
要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墓不嫁為山叔所殺
乘公濟妻姚氏吳興人生二男公濟卒姚氏二兄亦並
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為取婦自與所生二男
寄比隣家明帝詔為其二男婚表里復徭役
范法恂妻褚氏吳郡人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
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
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

之曇䍦尋伏法褚氏令僧簡歛瘞年七十餘永明中卒

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僧簡至矣

宛陵女子宣城人與母同牀眠母爲虎所攫女啼號隨挐虎行數十里虎毛盡落乃置其母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絶梁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

貞婦萬晞 見顧憲之傳

衛敬瑜妻王氏霸城人年十六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

嫁之誓不許乃截耳置盤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居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足為誌後歲此燕果來來猶帶前縷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梁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于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于臺

張楚媛吳郡吳人父稷另見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遂歸宗及稷剌史青巢爲賊所害女以身蔽之先父被害

顏氏家訓曰張氏女吳郡人三歲喪母有靈牀上屏風乃母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之女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積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延醫視之皆云腸斷矣因吐血卒中外憐之

張彪妻楊氏 見彪傳

杜龕妻王氏 見父僧辯傳

予不知陳亡後氏猶存否猶同謀掘陳主覇先塚焚其骨悲悲喜喜否惜乎無從考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二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三

明 李清 撰

南史七十三

暅子
何佟之

嚴植之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　孔子袪

皇侃　沈洙

戚兗　鄭灼　張崖　沈德威　陸詡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龔孟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所

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負射策設科䖍以官禄傳業者故益衆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洎魏正始以後更高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句顚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能有易俗移風者自是中原横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

時鄉里莫獲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勿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揔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士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至州郡立學七

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皇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于先師先聖申以讌語勞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梁之賢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曾孫父胥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

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謂一臺二絶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為其禮難備不從仕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

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僉卒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至輒升高坐講說生徒嘗數十百人梁臺建名拜司徒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御風角醫筭莫不閑了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䀿守玄曜幼傳父業亦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

容巳致仕故頻以外職處賉令得養馬梁武帝踐祚魚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揔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税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蘇苧家人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

遠累著清續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事暅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廉白遠累見擢暅循堦而已意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至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為豫章内史乃出拜治書侍御史虞皭奏曰風聞豫章内史伏暅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為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暅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

見擢在位轉隆眶深懐誹怨形辭色天髙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眶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内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冐寵不辭吝斯茍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請以眶大不敬論有詔勿論眶遂得就郡徵為給事黄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

梁書曰尚書右僕射徐勉為之墓誌其一章有云東

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卧其轍或攀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冦曷以尚諸

初暅父曼容與樂安任遥皆昵于齊太尉王儉遥子昉及暅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已爲司徒左長史暅獨滯于參軍事及終名位略相侔暅性儉素車服粗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于時然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挺字士操

梁書作士標

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相深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武帝師至技迎謁新林梁武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技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技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

梁書曰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觀其意有云公思隆世親義重知己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覯東山之嘆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唫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徽盈篇楊生沉讚且猶置蝨惠子五車彌多踳駁不意過賞還逮隆渥事等昌菹謬被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聊効東方獻書亟相勉以書報之有云卿

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覩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明若魯國名駒邁雲中白鶴故能損此薜蘿出從鵷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

後遂出仕除南臺治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綸為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通說十卷文集二十卷

子知命以其父官仕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襲郢

州圖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景纂位爲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幽死㨗弟㮒亦有才名爲邵陵王綸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晉豫州刺史惲六世孫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心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仕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結草爲經屈手中爲冠諸生有未曉者委

曲誘誨都下稱其諄儒建武中為鎭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

册府元龜曰鬱林王隆昌初有司議祀明堂配國子監祭酒謝曇濟按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宜兩配助教徐景嵩為嚴父配天宜以世宗文帝配獨佟之謂周之文武尚推后稷配天文王宜推世祖配帝雖事施尊祖亦義彰嚴父詔可　齊書禮志曰高宗以建武

于嚴父配天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父
邪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後更以文王為祖武
王為宗葢文以文治為祖武以武定為祖故鄭注祭
法云二后文王武王也其禮既盛故宗祖並二后文
王武王也其禮既盛故宗祖並配詔可
後為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
孜孜不怠性好潔一日中洸滌十餘遍猶恨不足時稱
為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

此者二十餘年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虫穢民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貞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治其家業佟之自東昏即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梁武帝踐阼以為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義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為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

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佐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續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儉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為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民吏稱之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弟析理分明

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致聽者數千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于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闇室未嘗怠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荅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死馬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又嘗緣柵塘行患見人卧塘側問之云姓黄家本荆州為傭賃節篤舟主將發棄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愈請終身充奴僕報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

遣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譙王承七代孫父端字敬

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記遙光之敗曹虎入

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虎叱令速去答

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為賊虎捨之去尋

兵至見殺

遙光踵鸞為賊何名義師此死不得其所其死惜乎

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為瓛所器及

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為既陽令有清績入
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
成王秀荆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
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
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
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
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
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于常案父之祥禫子並受

弔令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于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雖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鈞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

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云引內則三母止施于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

以反前代之惑帝以為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于三年之慈母也三則子非無母但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于諸母

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為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于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諸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

愍混為訓擇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至謬實此之由
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于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
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摠言曰貴無
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
以上矣宋代比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于是
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子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
貴賤並同以為永制後為尚書左丞卒于始興內史子
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卞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壹六世孫父倫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梁天監中為安成王秀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為當時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吴令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

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當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出為長

沙内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甚又出爲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篇生徒亦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後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于家子淑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

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後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説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為尋陽太守武陵王紀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

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于

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書乃啟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又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為國子助孝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峻子文阿字

國衛性剛強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與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為義疏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為東宮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張嵊保吳興嵊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右臂紹泰元年入為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

亂臺閣故事無有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掌朝儀頗有遺藁于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為郡請使者寛其死即面縛鎖頸致之帝前帝視而笑曰腐儒何為者遂赦之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即位尅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

隨時以適宜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名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有公冕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有主慮社稷艱難逮末葉從橫漢承其獘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而為之非無心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于壐紱之重猶未序于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政令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

二臣銜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比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火經典咸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于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服萬民抑割豈同于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

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卒贈官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于時儒者多傳其學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為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為西省學

士助賀琛撰録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
事舍人加步兵校尉
愚按子袪以儒生猶兼武職宅官皆類是豈欲文武
一視耶
梁武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袪檢閱羣書以
為義證事竟敕子袪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
遞日執經從加通直正員外卒官子袪凡著尚書義二
十卷集注尚書二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

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綸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

世學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强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荅仕梁為尚書祠部郎時年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講制旨義於士林館常使洙為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陳文在焉親就習業陳武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

文阿同掌儀禮及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反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末除靈內外即吉為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葢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

除永絶昏嫁此于人情或未為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
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
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
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為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
除王衞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失亡
屍柩葬禮無期時議禮無終身喪制使除服者氏喪亂
或死凶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
華之父並存不測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變禮之宜

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關故事在此者應釋除衰麻毀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為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可文帝即位累遷光禄卿侍東宫讀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

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則孝宣以皇叔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於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為衷若謂小促前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

堪既有强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賈高榜荅刺勢身無完膚載就熏針並及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為允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于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暅父子漏經並是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

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令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顧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因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為宜衆議以為宜依范泉前制孝宣曰沈

長史議得中宜便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頓異
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刪定曾詳改前制
孝宣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
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畧舉年十九梁武帝
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酒
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
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

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不至即隨尻而殯其為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兖講論又嘗置學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横難答抗諸儒懾氣時兖說朝聘義

陳書作兖時騁義

摛與往復兖精采自若領答如流簡文深加難賞敬帝立為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奔齊逼兖俱行

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吕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于始興王懵府録事參軍冢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遭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幼聰敏厲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承聖中為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于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

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天嘉元年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後為國子博士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德威字懐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于天目山築室以居

雖處亂離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為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為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俊府主簿卒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袷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乃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以此相遺耳問姓名

不答去德基于禮記稱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孔立吳郡錢唐人幼受易於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陳太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叔重府諮議參軍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父仲悦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為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名補國子

正言生武帝嘗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以表其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丁父憂居喪過禮為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中獨侍哀太子於武德殿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

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
弟弘直亦有講席議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
聲助其申理讖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
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為不
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
席使人懔然孝宣時為武陵王伯禮根內記室兼東宮
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
主親執之曰今雖多士如林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

授讖仍令於温文殿講莊老孝宣幸宫臨聽賜御衣一

襲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宫學士後主甞幸鍾山開

善寺召從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讖竪義之時索麈尾

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讖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

此即讖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讖性恬静

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

莊而教授焉吴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

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讖所撰周

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三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祕閣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父仲成梁護軍司馬家傳儒學並專門教授越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于微言玄旨

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為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埒故鄉都謂之發越焉初為南平王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飈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克捷其至洛陽既而顥肆驕縱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歸裁至彭城慶之果

見摧衂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及至除安西湘東王
繹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
還吳敷揚講說越徧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特善
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七尺三寸美鬚眉
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
而讀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擢為中軍宣城
王大器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王講大同八
年轉安西武陵王紀府諮議及侯景亂越與同志沈文

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方智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隱武垃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為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為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講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見施用每侍讀東宮皇太子常虛已禮接越以官僚未盡時彥且太子仁弱孝宣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上疏曰

臣梁世薄宦禄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朝廷以臣
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宮恩
遇有異凡流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太子天下之本
養善春宫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多有曠官輔弼丞疑
未及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絜正人當趨奉龍樓晨遊
夕論恒闕前聖格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
而入臣懷此不言有負明聖願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
動竟不能改革廢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

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為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時孝宣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孝宣言越將扇動藩鎮遂免官太建元年卒于家年七十七所著喪服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篇時有東陽龔孟舒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郡丞孝元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

初除衡陽王伯信府中記室參軍兼行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陳書載表曰梁太清季年數經否剝朝聞鼓鼙夕焰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于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寢成之祠弗陳祼享釋采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逾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杖之餘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歷升統宜建立庠序式稽古典選公卿門子皆入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

負笈鏘鏘接袵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分于是足用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墮暨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宜晦迹俯同專經精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内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炯戒況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

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為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修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父瑋梁武陵王紀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

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强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一小舟倉卒引母妹并姪姑入舟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書宣城王大器記室參軍陳天嘉中

為鎮東鄱陽王伯山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啟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為違服虔之義難駮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為南平王嶷府限內參軍王為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

於秦王俊府東閣祭酒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者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為婁令陳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伯智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請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

鄱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業者鮮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俗況禄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徒互見升寵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詖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南北史合注卷七十三